德　樓
二月初三夜戲
請
大須新
（演）
搜孤救孤

演說　北京爲貧民窟

（來稿）

雲衢

皇皇首都　璀璨壯麗　赫赫燕市　氣象繁華　偌大的一個北京城所在　要說他是貧民窟　乍一聽來似乎必要納悶　其實要仔細一尋思　必以余言爲不謬　以余看來　這北京城　爲多數貧民集合之所爲一般貧民養成之地　因此北京　謂之爲貧民窟　也未嘗不可北京地方　五方雜處　各色人等俱全　綜其大別　分住家的　與客居的　這地方大了去了　人口多了去了　要說是飽食煖衣　乘堅策肥的富民　亦很有的是　可是近些年來　你嚷嚷我嚷嚷的　大半都是生計艱難　日子不好過　經濟窘困的那些話　可見貧民是多的了就住家兒的說　生於北京　長於北京　或在北京年深日久　其生活上的慣習　自與鄉下狀況大異牢不可破　別管是吃穿　享用　交際　一切較鄉人爲講究　就中等資產的鄉人　與北京人比較　有幾頓田地的鄉人　亦不過粗食布衣　以至於一切使用　享受簡陋的多　喪葬婚嫁之儀　戚友來往之禮　亦比北京人耗費的少　其餘講吃講喝講玩樂　一來沒那種習慣　二來沒那樣所在　質而言之　鄉人生活　是簡單的　北京人生活　是繁冗的　這樣生活程度　要當先前物價底廉　銀錢流轉時候　也滿不要緊（數年前北京人　患家計艱難的　大概是少的多）頂到近年　百物是貴的很　市面是窘的很　生計是難謀的很　別說是屋無一椽　糧無隔宿的人們啦　就是有一積蓄的人家　也格不住死吃沽嚼　特房產的主兒　也格不住　別無生計　這項情節　還不是造成貧窮的一個大原因麼　再說北京住家　旗人佔多數　官俸　兵餉　是他們產業　如今名目雖存　實際乃不可靠　而房沒一間　地沒一隴的　處在這個時代　不是貧民中一大宗麼　所以就北京住家　說是貧民多

再按外來的人說罷（可不是外來的洋人）　離鄉背井　餬口四方的人　什麼山南海北　那兒都可以去除ㄊ通商大埠　各處市鎮外（無論何處　也沒北京的人全）　北京一隅　這路人　是很透擁擠　其中肩挑負販　拉車做苦工等等的　原來就是貧民　先不用說　還有比這高一路人　或久在北京作事　或是這山看這　那一山高　如在各地方　未嘗不可謀生業　可是老尋思北京地方怎麼好　老想着到北京混混享享繁華　一到北京　打這兒就求親託友　各處營求事業　所以各旅店　各廟宇　各會館　各民房各住宅　逐爲此等人們薈集之所　除終日賦閑的不算（貧民）　就是有事由之人　每月掙個若干元的能謹守　有操持　所掙之錢　還算可以把牢　非然者　耳濡目染　要沾上奢靡習慣　講吃講喝講穿戴　講娛樂　講快活　無論掙錢多少　反正是這手來　那手去　久而久之　富民的習慣　既已養成　可就預備作貧民罷　人見其所作所爲　均是貧民之預備　因之告貸不靈　求託無路　頂到落魄無依其情狀亦大可憐了（北京地方　像這樣貧民　所見不鮮）　再等而上之　說那些高官厚祿的（做京官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十七日
陰歷十二月初三日

當關差的）凡是高車駟馬　美衣驕妾　並揮金如土者　別瞧他一時闊綽　依樣也是虧欵纍纍　出入不夠撿兒　一旦字兒走不對　車馬衣服等等　照樣得變賣　這不也是貧民麼　統以上觀之　這北京城　簡直是造窮所在　所以無論居民　與寄居之民　總要想個避窮之法　防窮之道　才是正辦呢

●本館要電●

意大利之大地震●路透電　據倫敦電云　意大利戶維塞諾城　因地震全行倒壞　鄰近地方成爲荒土　意大利王親臨各遇災地方　波登薩地方　亦恐受此慘禍　與各處交通均行斷絕　據調查因地震死萬二千人　傷二萬人云　又據羅馬電云　意大利地震之詳聞　自安科拿至尼堡勒司城　地震之勢極爲猛烈　各處死傷之人　或五七人十餘人不等　據報告云　厄維塞諾城業已毀滅　死者數千人　羅馬城　聖勒多蘭教堂上　聖保羅神像倒壞　（以上雷報　因沿途遲誤）　又據羅馬電云　厄維塞諸城地震　人民死者八千人　傷者約千人　汝王宮殿　稍受損傷　聖彼得教堂　玻璃窗震破數百扇　其餘尚無損傷　至各處所報過災而死之人數　已見加增云

●國事要聞●

新國旗擬定式樣●改定國旗一事　外間傳聞已久　惟歷時既久　未早擬定何種式樣　人亦淡然忘之矣　近聞總統府統率辦事處　現已擬定新國旗式樣二種　（一）改五色旗爲白黑赤三色旗　蓋取夏尚白殷尚黑周尚赤之義　（二）全用紅色　惟於紅色上加黃綫三條　成井字狀　蓋取井田之義　二者之中　果採用何種式樣　侯擬妥後　呈請大總統選擇　方可定奪　其新海陸軍旗之式樣　亦已擬定　新海軍旗　即於國旗上加曲綫三條　取說文水文之義　新陸軍旗　亦即於國旗上加半圓綫二條　成）（形　取乂安之乂字義　聞此項新旗式樣　侯呈明大總統採用後　即將發表更換云

四年度理財方法●四年度中央政費　預算不足　約在三千餘萬　乃至四千萬之間　欲求塡補之法　則續募公債　勢不能免　政府亦志在必行　開募之期　約在五月以後　至所募數目　有謂以四千萬爲額　但決無若是之鉅　當局亦知吾國民之富力　未必能擧此數　故一而對於加賦方法　尚不能決然舍去　已擬有每畝平均一加收銅元四枚或六枚之說帖　陳經總統許可　計算全國田賦　可增收四千餘萬　或六千餘萬　此策果行　則肯無藉乎公債　或竟不使顯其弩末之狀態矣　加賦政策暗中既在籌畫進行　則經界一事　自然不會擱起　雖目前辦法二者尚渺不相涉　然加賦之際　固不能不與人民以一種均賦之希望也　經界督辦日求復有亟亟派人消息　其機如此　傳聞朱內務總長曾向蔡鍔力勸擠任　蔡仍以素未研究力辭　但恐未能謝却云

民刑庭變置預聞●大理院現設民事刑事各二庭　其民庭案件　異常忙碌　推事每人　每月分案　動至

北京一村小藥酒店新強廣告

本號先曾在海甸六郎莊出售歷有年所　特選上等清潔之麵　共釀中國各種藥酒　露氣味甘美適口　迥異尋常各種名酒　有各種妙用功難盡述　惟望各界諸君惠臨購取　請嘗試之　知言不謬　本號開設東安門外金魚胡同西口內路北　本號主人啓

眞正西藏上等紅花

夫西藏紅花誠爲婦科至寶　擧凡久爲各界所共悉　至於眞正西藏地道紅花　在京出售者極少　故患病家難免誤購近省草紅花　收治無效　並且有害病身　竊思及此　殊深痛恨　鄙人不慮勞苦

……北京總經理處 ……中間路南……代售處 東四牌樓……

普濟大藥房 後門外大街路西北德和洋貨店 忠恕堂啟

好商潛逃

張家口信義德號長張兆旺冒充商會會長串通商會偽議員牛濟貴羅[illegible]傑將大德常茶箱變賣後經察哈爾審判處傳訊屢次抗傳不到風聞張某等自覺情虛潛逃京津行將運動敬乞政商各界萬勿受其欺蒙商務幸甚地方幸甚

三四十起 若每日平均不能成一判決書 案件即虞積壓 愈積愈多 日久即照以自拔 故推事引爲至苦 刑庭原祇一庭 其增設刑二庭 則在去夏與平政院爭奪審判官吏犯贓事件之時 當時由董院長自兼庭長 以民一庭推事潘昌煦代理審判長 並將全院推事分爲四組 過有交審官吏犯贓事件 各組挨次承審 而審判長亦由四庭長輪値 距自劉鼎錫王治馨兩案辦結後 刑庭案件並不煩冗 故近日部院又議將刑二庭裁撤 其推事悉歸併於民一民二兩庭 代理審判長之潘昌煦氏仍還民一庭爲推事 並擬將民一民二兩庭推事各增至九人 以期案無積壓 結果將增任推事三人 此事已經內定云

半眞半假之鬼話 ◉蘇城干將坊巷讓王廟隔壁吳宅同居包叔寅家奶媽 前日突然私購烟膏一元四角 用燒酒沖服 少頃面色發靑 神志糢糊 包家得悉 立即延西醫楊濟之灌救 該奶媽拒絕 揮之使去後 突然口操官話云 喚包某出來見我 迨包到來 奶媽即舉手行軍人相見禮曰 我乃鎭江人鄭寶麟 現在鎭江當警察區官 今早乘火車來此 因十五年前 我赴鄉試 在船遇盜被殺 爾亦赴鄉試 船在後 爾見死不救 任我遭難 有此寃苦 特來找爾 資助我洋五百元 警察制服四套 今日須辦就 我明日即須動身 來年三月 尙須到來 爾何以要奶媽之命 答云 方才之煙 多是我吸 奶媽無妨 不過借其一用耳 爾等快取礱糠灰用水沖服 其煙自消 答云 我今照辦警服四套之外 另備洋一千元 送汝 汝可能明年三月不必再來 答云 可以不來 包云 包遂赴冥器店定製各物 連夜焚化 並用礱糠灰沖給奶媽服之 次早即已全愈 此事已鬨傳數日 遐邇咸知 聞者莫不稱爲奇事

◉本京新聞◉

維持國貨 ◉北京國貨維持會發起贊成各員 定於本月十七號(星期日)下午一鐘 假李鐵拐斜街望園樓上 爲組織北京國貨維持會 開討論大會 議商進行手續 邀請各界熱心志士蒞臨贊襄 藉資提倡 務請屆時光降 並希輾轉介紹 合力勸助 以宏策畫 而期完善

獎賞勤能 ◉管理內務府三旗護軍唐總理 前傳諭各隊管帶 嗣後辦理兵丁火食 設法節儉 以開辦前半月比較 每月增多者 將承辦火食人員 記大過一次 折罰洋二元 減少者記大功一次 獎賞洋三元 今經各隊呈遞九十兩個月火食價目表較對 頭二兩隊 與前半月比較不差上下 惟第三隊辦理有減無增 三隊管帶王松泉督飭有方 將該管帶記大功一次 並傳知該管帶 將承辦火食人員開單交辦事文案處獎賞 以示鼓勵

發放棉衣 ◉京師警察廳吳鏡潭總監 因連日天氣寒冷異常 特於十四號 發給各警區每處棉褂五十件 飭令分放工作的貧民 以禦冬寒

失愼續誌●前日午刻十二時左右禁衛軍營房不戒於火已見昨報 現聞被焚去房八十餘間 該軍營房建築悉屬新式頗爲齊整 前日午前日本陸軍次長 參謀部長 前往參觀 觀畢回京營中旋兆火警或曰此時忙於籌備接待外賓參觀之禮 房中火爐等 未及關閉嚴緊以致發生火險 該處秩序亦極安謐 刻尙不知其詳 然並無他項情節 火起之後 經各營官長督飭兵隊奮力撲救 故未延燒 詳情如何 容續探誌

整理北營●升署北營游擊呂得祥自蒞任以來 差務很是認眞 四汛八哨巡緝 分期點名 游緝隊天天淸早練操說差 練畢守衛 夜晚巡邏 隊兵無不感戴 眞有尙武的精神 聞經呂君如此整理 近日該營頗見起色

體恤巡警●京師警察廳吳總監 近聞各區巡警 有因家寒未著棉褲者 特於十四號通令各區署 飭派巡官詳査 該管巡警 倘有未著棉褲 迅速報廳 聞係按名由廳借支洋一元 以便成作棉褲 致所借之款 分作五個月扣還

被逮原因●前四川民政長張培爵 蜀之渝城人也 起義時曾爲川東都督 成渝合併後 爲民政長 民國二年四月入京覲見 爲總統府顧問 因前四川議員謝持爲亂黨機關 曾在張寓 張以此被嫌 逃之津門 又聞其已到日本 乃忽於前日在天津培爵本寓被逮 聞係關於亂黨嫌疑事件 被逮之時 聞張寓所係一織襪廠云

智哉女子●川人魏榮泉 寓西單牌樓 於(十三)日 亦被警探多人捕去 探係有告發與張同一機關 云 聞魏有夫人某氏 女生也 頗有學識 當魏被逮之後 有警探多人 前往魏寓 檢査信件 某氏當面邀請 悉用自己私章簽押 並告諸探曰 此後如有無鄙人簽章之信件 輒執爲通亂黨之証 愚女子 概不承認云云 蓋其意恐諸偵探誣揑信件 以陷其夫耳 亦智矣哉

因貧自縊●十四號下午四點鐘 西便門外北河沿 磨盤松地方 有錦什坊街武定侯小大院住戶連壽(前淸世職)在彼因貧自縊 當經地面檢驗 其妻及子女二人(皆五六歲)於次早前往領屍治喪

名伶返京●名伶王鳳卿梅蘭芳 於十四號乘京漢火車回京 梅係天樂園派周某接來 王係文明園派李六接來 又聞兪振庭親自南下 係接劉鴻昇與林顰卿二人(現已回京) 劉於舊歷初九日可以到京云

因病停演●女伶劉喜奎 連日停演 外間謠傳 謂其已返天津 此說實爲不確 劉之停演 係因面部生一小瘡 一二日後 即行照常登台演劇云

電車出險●東便門內 前日晚有輛電車 上坐一某西人 行至城根 不知因何電機炸烈 將管機人頭部碰破 幸經該西人救獲急快 不然恐出不測

苦人尙義●十一號下午兩點鐘 東四牌樓頭條胡同西口 有成車夫張容 拉有坐客 下車遺下錢包 內有銀洋五十五元 當即交明內左二區巡長淸泰 詢以住址 不顧而去 遂由該巡長呈區待領

東安市場中華園
聯刁特約劉(單德)別續張廳對別孫德貴文特全常旭九皷改良特馬趙)太玉翠時每棹一元二吊男
初四 超等寶 准刀壽韻黃 張子口有)(張寶淸)武別順(徐狗子)曲新聞約 鄒平寶調頭等二十六枚女
白天 演 山單 萬人相新(戲奇(書拆唱坤 玉金玉 歌銀小二等二十三枚分
准演名角全 會(弦粱 迷聲趣羅文壽法異堂何寶臣詞快書角香寶(寶詞鄒寶曲僕 童十五枚座

龍泉孤兒院花廠廣告 本廠開辦數年以來承蒙社會諸君贊美勿庸鄙人贅述今不惜工本特加擴充承做福壽花圈松彩牌樓成堂松活售租四季應時節令鮮花各種雜色牡丹自薰大孕紅牡丹包種樹木無不完全倘蒙賜購者請駕臨本廠一觀方知言不謬也本廠坐落在順治門外南下窪子孤兒院南上坡賜顧者或函至本廠或電知本院電話南局八百一十六號 經理人錢綽然謹啓

社會小言

（靜觀）

梁懷文仗義可風

日昇昌票號關閉被控後　警廳遂行文山西平遙縣　飭該號東迅速派人　携賬來京　乃該號舖夥　皆畏罪而逃　惟梁君懷文　雖已出號年餘　願挺身來京　了理此事云云

靜觀曰　勢盛則附若趨炎　勢衰則視如行路　翻雲覆雨之情　士大夫猶且不免　梁君商也　而急公仗義之情　不因該號之封閉　與己身之去職　而稍形淡漠　以視平日受主人之豢養　遇事乃袖手而作壁上觀者　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耶　賢哉梁君　可以風矣

戲場閒評

再論杜雲紅與張小仙

（抱冰投稿）

就其所長之劇　可推測其是何性情　既知其是何性情　即可預推其所長之劇

杜雲紅長天河配　愛牧童牽牛之可樂也　長走雪山　愛穿花跑台之可樂也（此二劇金鋼鑽　實弗如雲紅　無此性情故也）張小仙長桑園會　愛其有節也　長玉堂春　愛其有情也（玉堂春未有不作淫字者　小仙獨能往羞憤上作去　眞絕頂聰明）

就上之推測　可謂杜雲紅曰　天眞瀾漫　可謂張小仙曰　碧玉玲瓏

天眞瀾漫　於戲則不可矣　啞仙君如納予言　使雲紅約一良師　作工上多加注意　造詣實未可量也

吾亦爲小仙懼者　嗓音失潤也　小仙之志氣太高　不肯讓人　致如珠之喉　日形退步　瘦郎君厚愛小仙　能忠告之善養　幾日則妙矣

命令

大總統策令　日本國參謀本部部長陸軍少將福田雅太郎給予二等嘉禾章此令　日本國陸軍次長陸軍中將大島健一給予二等文虎章此令　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自齊呈東三省鹽運使羅振方調部任用擬請免去本職等語應照准此令　李穆著調任東三省鹽運使此令　任命姚步瀛爲兩浙鹽運使此令　財政部呈據漢陽關監督孫嘉榮因病詳請辭職擬請免去本職等語應照准此令　杜光佑著調任漢陽關監督此令　任命徐錫麒爲武昌關監督此令　陸軍部呈請任命靳雲鶚爲陸軍第八混成旅步兵第二團團長應照准此令　陸軍部呈請任命宋邦翰爲陸軍第八混成旅混成團團長應照准此令　陸軍部呈請任命龔維疆爲科長劉恩爲副官應照准此令　財政部呈廣東官錢局監理官李心靈另有差委請免去本職等語應照准此令　財政部呈擬以馮應楷補廣東官錢局監理官應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十五日

評講聊齋

臙脂

（二十二續）

尹箴明

鐵案如山　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　然宿雖放縱無行　故東國名士　聞學使施公賢能稱最　又有憐才恤士之德　因以一詞控其冤枉　語言愴惻　公討其招供　反覆凝思之　拍案曰　此生冤也　遂請於院司　移案再鞫　問宿生鞋遺何所　供言忘之　但叩婦門時　猶在袖中　轉詰王氏　宿介之外　姦夫有幾　這一件案子　從打卡牛醫死後　除去毛大一個人　知道是怎麼殺的　其餘沒有第二個人　宿介的事　可全在這小子心裏呢　可憐的就是鄂秋隼　並沒有提臙脂為繼室之心　更何知盜鞋殺命　只因原告有成見　自己不能辯白　幾乎冤死　吳公審情度理　審出宿介　釋放了鄂生　其實宿介還不是眞兇　奈因跳墻盜鞋　即便這鞋不丟　過日再去　被卡牛醫知道　用刀追急　也未必做不出殺人的事來　所以古人說奸近殺　就是這個道理　吳公居然從臙脂身上　問出王氏　由王氏問出宿介　所以大家都說吳公斷案如神　誰也不能再說不是宿介啦　這就是鐵案如山　可憐宿介提心弔膽　跳墻　僅與臙脂說了幾句話　惹出這場官司　足見荒唐鬼沒什麼好處　只好說情屈命不屈　伸着脖子等秋後處決吧　話是這們說　屈死的人　雖那個時候都有　都因沒遇着明於斷案的　宿介這個人　雖不是好人　論文學可是一把好手　山東省的秀才中　屬得着的　在監中有一天聽說學使施愚山先生　在本府下馬歲考　這位學台不但文學好　而且最精明　並憐才恤士　各省學院都應受理民詞　宿介於是在監中細細寫了一張呈狀　帶回家去　遣人赴學院台前控訴冤枉　這一張呈詞寫的極其可憐　施學使接了呈詞　又申文東昌府　調取宿介招認的原供來　翻來覆去的瞧　又子細尋思　越想這一案　宿介初次既能盜鞋　老卡不知道　何至二次驚動老卡　想來行兇另是一人　宿介冤枉了　於是自己申文撫台衙門　並臬司　調取全案證人　赴學院衙門審訊　這件案子　既是學台親題　大家不敢怠慢　趕緊由府到縣　把全案人全行傳到　學台坐堂　吩咐衙役　先帶宿介　宿介是只要能重提　心中就知道有信兒　死不了啦　及至提上堂來　自己打定主意　是一句不瞞　學台必有主意　追問眞兇　上堂先與學台叩頭　口稱冤枉　望恩師大人超生　施公在座上說　據你前供說　自失履後　未敢復往　你可想得起這一隻鞋　到底失落在什麼所在了呢　宿介連忙叩頭　說生員可說不清　就記得由臙脂院中跳出墻來　還在袖子裏頭來着　到了襲王氏門外　用手推門的時候　也還有呢　及至躺在牀上一摸　才沒有了　趕緊起來　屋子院子　直到街上　找遍了沒有　生員很是後悔　實不知失落何所　施公一聽　便不往下再問　這才吩咐帶王氏　一會兒差役帶上來　跪在堂口　說小婦人與大人叩頭　施公說　王氏　你除去宿介之外　還有幾個姦夫　從實說來

（未完）

同樂園
初三　清客　曹（小奇）　天津　陳（李蓉三）　楊（陸）　楊（于奎官）　七陣八　蓮友（彩小鈴童）　獨　張（高南）　董（小雙金香翠崑）白
三　桂　百冤　巧（李仲堂）　金（蓉）　探親　金（小）小樓　風蜡　富竹友　樓　小芬　木　秀（俊天）　翠（雙弔）　玉屏　茂蓮
白　天串　芬　歲（報到　王（金樓審）　鳳（福）　元（李蓉仲）　小童廟　菊友（配金奎官）　關　琴（紅門）　鈴　喜（孝　小寶山）亭　母救